

和平戰線文叢

羅馬尼亞·伊昂·卡盧加魯著
齊 宙 譯

畫 像

人民日報印行



前記

關於東歐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文藝作品，我國介紹過來的還不多。一般地說，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我們還不够像熟悉蘇聯那樣地熟悉。因此，大力介紹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文藝作品，從而具體了解這些國家人民正在從事其國家建設的巨大工作中的一切思想活動和生活狀況，對於我們，將是目前文化活動中的重要課題之一。

「畫像」描寫了羅馬尼亞勇敢的地下鬥士如何在德寇佔領期內爲其祖國的解放事業而鬥爭。小說從一個很小的角度描寫了兩個這樣的鬥士，但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無數斯蒂芬·丹歌——真正人民的堅強意志，對於斯大林的珍重和熱愛。小說用了簡練而深刻的筆觸，畫出了一切平凡而樸實的普通人民

的鬥爭和希望，以及作爲那鬥爭和希望的具體力量的源泉和勝利象徵的『畫像』，在一切尋求革命真理與和平幸福的人民中間，佔了如何重要的地位。在這方面，我們同樣經歷過戰爭和犧牲，經歷過法西斯的災難和勝利的大歡喜，這小說對我們是非常親切的。而且，我們正在以無比團結的昂奮心情參加進一切反抗侵略保衛和平的激烈鬥爭中，以迎接一個真正美好的和平的明天。我國人民對於領導他們從事這一鬥爭的毛主席，以及全世界人民導師斯大林的深厚的敬愛之感，是會和一切鬥爭的具體目標相連結，並將化爲對敵人的無比憎恨，和對於祖國的無限忠誠，而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貫徹到他們堅決的行動中去的。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覺得介紹這樣一篇小說給讀者尙不失其現實意義的原因，尤其是在羅馬尼亞的文學作品爲我國翻譯過來不多的情況之下。

斯蒂芬·丹哥從家裏出來。天正在下雪。天空中紊亂而又狂暴，風暴把雪花捲得到處都是。

他從信箱裏取了報紙，看到的第一條消息就是對私藏「惑亂人心」文件的人加重處罰的命令。在斯大林格勒，偉大的攻勢已經展開了；在布加勒斯特，新的恐怖浪潮正在準備中。丹哥走回去，急忙趕上樓梯，把這個也可以應用到他們身上的命令給安娜看。因為他們也保存着「惑亂人心」的文件。它們就放在靠近他們幾個月以前住的那個亭子間的頂樓裏面。

安娜讀完命令後作了決定：

「我去把這些文件從頂樓裏拿來。一點也不會引人懷疑的，因為昨天那個德國人還給過我一封信，說他們急需那隻箱子，要我們把東西拿走。」

「還是我去好。我沒有別的事要做。」

安娜懂得他不願意她去冒險，她仍然堅持：

「我認為女人去理屋子比較更自然。」

「但我知道的是：箱子裏的東西是我收集的報紙和我的書，我會處理得比你好的，並且別忘了這場風雪！」

再反對他是沒有用的。

「但你必得早點回來，讓我知道你怎麼弄的。」

在路上他一個人也沒有遇到，連狗也被這惡劣氣候給關到窠裏。丹哥一直走向他們以前的住宅。

在戰爭爆發時的大地震後，這房子的底屋被一個肥矮的薩克遜郡工程師給佔了，他的妻子臉紅紅的像個女孩子，灰色的頭髮編成髮髻，好像是老女人的假頭髮。

這一對夫婦非常文雅：他們願意迎合別人的希望，並願意回答每一個人的點頭和招呼。

他們搬進來以後立刻就去拜訪這座公寓中的鄰居，並且能够設法安排好，使得他們可以在街上和所有鄰居都成爲熟人。

他們到底層去察看了地窖，也到過頂樓，擺弄過屋柱，教給人在什麼地方掛無線電天線，在什麼地方放豆子、胡桃、和其他放在頂樓中的冬季食物，在什麼地方掛起一串串的洋蔥——使得人以爲這一對年輕夫婦準備開寄宿舍。

他們也好像出於偶然的跑進頂樓。那時安娜正在讀書。他們請求安娜原諒他們撞進別人的家，然後好像對安娜所讀和她丈夫的職業感到興趣。

他們的問題似乎完全無目的（雖然亨斯·溫脫工程師的眼光都要把牆壁看穿了），他們又是那麼文雅，而且還文雅得那麼特別，使得安娜在他們無意義的、出人意料、並且絕對不希望有的訪問後，感到了一陣顫抖。

從他們搬進來的第一天起，這一對德國夫婦就開始招待賓客：德國空軍的軍官們、德國陸軍的軍官，和看得出是剛脫下軍服的平民，都是他們的常客。

他們說話的方式和他們的招待，都有一種罪惡的徵兆。整個晚上，他們都演奏同一張唱片：『我們向英格蘭進軍』，留聲機和人們的合唱都一再的重複它。

穿制服的客人不斷改變，但唱片始終不變。他們總狂飲到午夜以後，那時他們吠叫似的合唱就爆發成野蠻人的狂熱，把公寓中的居客甚至隣居都鬧醒。

法西斯貴族裝出來的文雅在他們對下流和放蕩的渴望下就消失了，因為這渴望比他們對自己制服的尊敬還更有力得多。

當喧嘩阻止了普通的招待的時候，就還有特別的廣播節目，這一對德國夫婦卻不祕爲己有，他們把窗子大大打開，讓整條街的人共享他們的凱旋。

一九四二年七月就有一個晚上是斯蒂芬和安娜·丹哥都不能忘記的。亭子

間裏的空氣悶熱得令人窒息，那真是鬼天氣。傍晚時，他們曾把水澆到屋後的院子裏，安娜正看着窗外，刺槐樹還是潮濕的，好像剛澆過水一樣。樹枝上還在滴水，樹葉都捲了起來在睡覺。

她剛從募集基金救濟監獄和集中營中的反法西斯者和共產黨員的委員會回來。委員會用一個女人的名字命名。這女人曾被秘密警察逮捕、審問，劊子手們先用甜言利誘，後來打斷了她的脛骨，擊碎了她的胸部，可是她始終沒吐出一個字。

斯蒂芬則剛剛弄好『飛標語』回來。無疑的，『愛列特里橋』市場站崗的警察望着這個年輕的陌生人長久的站在一家家貨攤前時一定很奇怪！這個用盲目的紀律訓練出來的下士心裏在想什麼？他不斷的擺弄他的卡賓槍，轉動他的頭，投出表示『我看到你！我看到你！』的瞥視，這又是什麼意義？難道他在想着和陌生人分贓的計畫，叫陌生人理解他同意他要幹的事，如果他不忘記也

讓他得一點『小孝敬』？

一直到他相信這陌生人既不想搶又不想偷時，他才不再注視他。這段時間中，斯蒂芬已經貼上了十張標語：『消滅希特勒！消滅安東尼斯古！和蘇聯講和！』並且已經疾速的跑開，鑽進一條黑暗而又難走的，一頭通着碼頭，另一頭通到不知是那兒的巷子，好擺脫掉獵犬的跟蹤。

很幸運的，這個警察覺得他的責任只是不讓人從小攤上偷走胡蘿蔔，而不管人們用粉筆寫口號或者把標語貼到市場小攤上讓所有主婦都看到！斯蒂芬帶着上面有反法西斯的口號的標語，就在一個警察的眼前完成了一件艱巨的工作。無疑的這是勇敢的行動。但當他向上級彙報時，他卻會受到嚴厲的訓誡，因為他的缺乏警惕和輕浮方式可能使所有被派出去散宣言、寫口號、貼標語的人遭到危險。幾個月以前，有些初級小學學生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使用上面寫着：『消滅法西斯！打倒戰爭！蘇聯萬歲！』的鈔票。

反法西斯者的生命的每一刹那都是鬥爭。每天艱苦、隱蔽、煩瑣的生存已經都變成了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準備一些文件證明他們還在生存着；而最重要的問題則是不受『暴露』，以致連累別人。現在他卻和他自己的生命，可能還跟別人的生命開過玩笑……

他們躺在躺椅上，熱得透不過氣來。他們都不能向對方傾訴他們經歷過的感情，否則就破壞了地下活動的原則。但在這幽閉的披屋底下，在神經緊張的氣氛中，他們卻能互相感到另一個正如何鬥爭、在思索什麼，而用不到說一個字。只是他們的呼吸更急促了。安娜再一次的想告訴斯蒂芬她幹了些什麼，和她如何擺脫掉釘她梢的人，但她仍然保持沉默。最好還是讓他不注意她做什麼，而她自己也不注意他做什麼，他們工作的崗位不同，他們共同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在頂樓的箱子裏一堆英文和德文的植物學和歷史學的教科書的下面藏着一疊『莫斯科日報』（Journal de Moscou），『莫斯科新聞』和幾張圖畫明

信片。

空氣是毒熱的！亭子間裏發出一陣充滿木頭味的熱氣，好像是在沒有水也沒有火焰的鍋爐中烘烤一樣。屋頂的洋鐵片和牆上的磚頭整天的吸收着熱，形成了千萬隻電爐和鍋爐，熱流就從裏面洶洶的奔出來。樓底下窗子大開着，人們從亭子間裏可以聽見銀叉子和磁器的叮鏗聲，玻璃器具的鏗鏘聲，和酒從瓶子裏流出來的汨汨聲，工程師的粗嗓子和他妻子清脆、放蕩而愉快的聲音。

他可能已經吃完了飯，因為可以聽到他在撥弄無線電，聽到葬歌一樣的德軍青年進行曲，——一首被訓練來作無希望又無用處犧牲的年輕人的貓叫似的那樣哭吼的調子。然後是大家熟悉的喇叭齊奏，預告 *Sondermeldung*（特別節目）。

德國廣播站的特別宣告聽不太清楚，但灰髮辦德國女人狂喜的歇斯底里聲音卻大聲的響起來，掩住了廣播的聲音：「塞巴斯托波爾陷落了！塞巴斯托波

爾陷落了！』她打開了所有的門，俯身在窗台上；瘋狂的喊着，好讓整個街上和地下屋的人們都聽到：

『塞巴斯托波爾陷落了！』

安娜在劇烈的激動中咬緊了牙齒。

傍晚的酷熱是不能忍受的，敵人的狂歡更是不能忍受的。在那樓上，和她丈夫一起在那亭子間裏的安娜，覺得她好像被囚在懸在火坑上的鐵籠中。她不能再遏制自己的情感，眼淚奔流出來了。他的心也因劇痛而叫喊，但他卻不能洩露他的感情。

『我們沒有權利哭，敵人衝進了已經成爲廢墟的堡壘。壞消息，但他還沒有征服蘇聯，他永遠也征服不了蘇聯。法西斯將放棄他們征服的灰燼，不再誇耀他們受到音樂的歡迎，而是在恐怖中奔逃，好像被汽油浸透的耗子被人用火柴點燃了以後那樣。你記得戰爭前夕我們看到的新聞片嗎？墨索里尼邀請希特

勒到拿破坡勒斯，好賣弄他的潛水艇，他要表現他的潛水艇隊，誇口說他們將統治地中海，掀翻大西洋。這兩個擁有坦克和戰鬥機的人都傲慢得旁若無人，手叉腰站在那兒，注視着潛望鏡從水中露出來，那神氣像在說：「誰還比得上我。」」

「同一天晚上我們看到另一張新聞片：莫斯科的青年遊行。你記得斯大林站在克里姆林的陽台上看着隊伍走過的樣子嗎？一個孩子坐在他父親的肩上經過，他的手像一個樂隊指揮似的揮舞着。這時，我們親愛的偉大斯大林站在陽台上用和孩子玩耍的父親一樣的手式回答這個孩子，像這個孩子一樣地擺着他的手，他的招手像在指揮偉大的全世界歡樂交響樂。當別的人皺起眉頭發狂，誇耀他們的潛艇隊，坦克羣和死亡轟炸機時，斯大林就是這樣的動作着。我們決不能忘記這點！」

安娜擦掉了她的眼淚。這時候她恰好也在想着正當束縛、恐怖和野蠻日益

加深的時候，他們兩個人正保存着斯大林的畫像，偉大的他正在地平線的那邊測度着我們的明天，預見着法西斯企圖勒住投入黑暗中的歷史的發展。他從克里姆林領導着解放軍和人民走向自由與生命……

「……並且記住，就在這院子裏，在敵人的房子裏，斯大林正看着這泥沼背後的遠處，看到了明天的黎明……」安娜說，她心中像她丈夫一樣的孕育着歡欣、希望、和對他們的力量有信心。

將保存「惑亂人心」文件的處罰加重到死刑的公告，使得迅速把那一堆東西搬到較安全地方，成為必要了。

斯蒂芬走進了兩旁豎着白楊的院落，走上樓梯到頂樓去。他覺察到看門人跟在他後面；這是個魁偉的，身體雄健的人。他跟每個人都做朋友，因此誰也不知道他真正站在那邊。只有一次他洩露了他的真正感情：德國女人弄得她丈夫辦公室的信差穿上綠襯衫，腰帶和長褲，成為一個「真正的軍團員」。看門

人在鍋爐旁攔住他說：

「難道你不了解嗎？這個偽善的女人在開你的玩笑。如果問題只是改善我們這些用手勞動的人的生活，你以為她會要你穿上長褲，像個蟋蟀那樣叫嗎？」

這個看門人曾被徵召入伍。他們一直把他拖到奧德薩，然後又把他放了。

現在他整天在刺槐樹底下看着天，把迷路的鴿子引到他在院子中間修的鴿子籠裏。斯蒂芬走進頂樓。天窗是開着的，雪花蓋滿了工程師的胡桃和豆子。他打開了箱子，取出那一疊「莫斯科日報」，翻開了它。在它頂上是一捲紙，這是彼特魯默加的手跡，他在消失到戰爭的風暴中之前不久寫的。斯蒂芬讀着：

外面和裏面

都懸着沉重的負擔。

啊，日子，苦難的日子，

人們害怕他的同類，

也害怕他自己，

謠言風起雲湧

來了又去了……

所有的國家和財物

都被坦克和槍砲

無情地毀滅掉……

他把紙放進口袋裏，這是彼特魯·默加在戰爭剛開始那些日子
的重壓下記
下來的，天曉得什麼東西使得他在戰鬥的號召最明顯並且迫切時中斷了他的
輓
歌……

他沉溺在近幾年的回憶中，雖然現在決不是回憶的時候。他怎麼處理這一束報紙呢？如果他把它給守門人放進暖汽鍋爐去燒掉，這個人第二天一定把它賣給雜貨商，這就很容易發現『惑亂人心』的文件來自什麼地方。也不可能把它運到別的地方，證人們在被詢問時將會說出來。他充滿憤怒，他把成堆的報紙撕成碎片，然後交給守門人，相信這樣他一定把它們扔到爐子裏燒掉。

水泥樓梯上聽到有人的腳步聲，是誰呢？可以從腳步聽出一個人來，走路是說明偽善，誠實，猶疑，或者紊亂的語言。

斯蒂芬覺得他的血和汗正一起從他血管裏湧出來。但是沒有人走進頂樓來。

他在搜索他的箱子，他不記得他把明信片夾到那本書裏了。守門人在樓梯口上坐下來，點起一根烟。他鎮靜的長談他在戰爭中遇見過的：比薩拉比亞被放逐者的集中營，在奧德薩海岸上飢餓的俄國孩子如何走過來用手指敲着牙